

电影《邪不压正》原著小说《侠隐》再版

老北京的江湖侠义在文字中复活



旅美作家张北海

由姜文执导的电影《邪不压正》于今日在全国上映。这部电影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《侠隐》改编，讲述青年侠士李天然留美归来，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，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故事。早在11年前，世纪文景出版了这本小说。11年后，文景将“重版归来”，新增后记及“《侠隐》作者张北海答客问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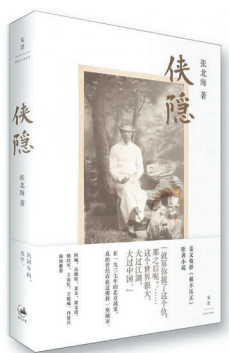
1 《邪不压正》原著小说再版

张北海，本名张文艺，祖籍山西五台，1936年生于北京，后随家人前往台湾，师从叶嘉莹学习中文，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，1962年到洛杉矶继续深造。1972年，张北海在纽约定居。20世纪70年代，他撰写了诸多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，成了那时初抵纽约的华人了解纽约的入门读物。同时，也开始关注他童年生活过的北京。张北海开始隔三岔五回京旅行，除品尝老北京的吃食，收集一些有关背景的书籍。“但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找材

料，而是为了认识我生长的古都。”直到退休前后，张北海才开始构思，并用六年写就《侠隐》。

张北海参考了好几百本有关老北京的中英文著作，书中对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描写确凿、细致，城市在笔下复活。

小说里的侠士真实可信，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先失落的那一批人，《侠隐》是对他们最后的挽留。其侠义终结的主题，一举颠覆了武侠小说写作的格局。



《侠隐》张北海 著

2 纽约客的乡愁 武侠背后是旧京风华

张北海将这个侠客复仇故事的背景设立在民国。既然是武侠小说，总是要有武打、复仇，血雨腥风。张北海的武侠也不例外，但他的意旨却不在此。他想要写的是，他童年生活过、记忆中的，念念不忘的老北京。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侠，莫如说是悠远醇厚的旧京

风华。“抗战烽火前夕，走进这虚实两个世界，是一位现代江湖游侠——越洋归来，替天行道，一了恩仇，穿云而去。”小说中的历史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。各方势力你争我夺，纷纷登台亮嗓，老百姓在这乱象里随波逐流，却偷得了个

“金粉十年”。张北海形容这段时期的北京是“有钱人的乐园，老百姓的清平世界”。他笔下的北京城鲜活生动，富有温度的文字不仅还原了历史真实，也勾勒了张北海脑中关于这座旧城的理想图景，并通过这种琐碎铺陈的描写方式掀开乡愁的一角。

3 文学味纯正 融入老北京民俗民风

与一般通俗文学不同，《侠隐》虽为武侠小说，却因干净的文字和严谨老到的叙事方式，让人读出纯正的文学味道。张北海文字简约，笔法从容、潇洒，洋味十足，阿城谓之曰“风度”，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“文体”。尤其是他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和民俗民

风，精描细刻，地道入味，令人神往。张北海说：“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、衣食住行、风俗习惯、政治经济、社会文化、市容街道……不但在所必需，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。”

此外，比起一招一式武术的呈现，整个小说弥漫的不是侠气干云，而是侠的消隐。在

小说中的时代，拳脚敌不过枪炮，银锭贵不过大洋，东方比不上西方，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哪还有武林的立足之地？江湖的消亡成为必然。张北海自己也明说，“这部《侠隐》，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，尤其对我个人来说，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：老北平的消失，侠之终结。”

4 收集几百本资料 复活老北京城市细节

《侠隐》里的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日到1937年暮夏的北平。出生于1936年的张北海，在《侠隐》里所描述的年代属于他的父辈，是作为一种致敬。在涉及老北京的细节，自然也需要资料对真实记忆的风貌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。

书里主人公李天然穿街入巷，“干面胡同、烟袋胡同、前拐胡同、西总布胡同、月牙儿胡同、王驸马胡同、东单、西四、王府井、哈德门、厂甸、前门……所到之处，旧京风味，无不排挞而来”。地图

式的行走之中，逛胡同、听吆喝、放炮仗、过节令，这些构成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还原。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，《侠隐》与其说是一部武侠小说，更像是老北京风物志。

在1996年动笔写《侠隐》前两年，张北海整理了一份1935年的“北平街道图”，收集了几百本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，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，里面甚至还有英国人在当时写的旅游攻略。因而，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、细致，一街一门，一草

一木，都符合当时史实，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。这样写北平，得到北京文艺圈人士的高度认可，让高晓松直言“勾起乡愁”。

作为武侠作品，《侠隐》中打斗场面或者武功的描述甚少。张北海说，他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、玄乎其玄的武功。

也许正是这些魅力，《侠隐》被姜文看中，改编成电影《邪不压正》，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逝的旧京风华、侠隐风度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

好书推荐

《爱的流放地》



(日) 渡边淳一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对于日本情爱文学大师渡边淳一来说，“爱与死”这个文学命题，是他写作生涯的

“终生”追求，他曾如是说：“作为作家，我要写的是不愿意受压抑而愿意燃烧自己的，这样美丽的火焰般的主人公，这是我的主题。”《爱的流放地》就是他继《失乐园》之后，又一部有关“终极之爱”的惊世之作。

《爱的流放地》与《失乐园》题材有类似之处，都讲述了中年婚外情。与《失乐园》结局不同的是，《爱的流放地》里，菊治和冬香两人真正走入了“失乐园”：全部的极致的爱，只有失去了才会得到它。

晚综

读书札记

穿越时光的甲马纸

——读默音小说《甲马》

□李季

甲马即甲马纸，是一种绘有祈福神像的木刻版画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敦煌文书《护宅神历卷》中的安心符、树神符，唐朝的一些佛经的卷首，也有雕版印刷的神像画。甲马纸民间多用来祈愿，古人点燃甲马，和烧纸钱的行为密不可分，纸钱、甲马化作青烟，成为连接此世界与彼世界的通道。默音笔下的甲马纸，有神力窥探过往、人心，跨越六十年、三代人，穿越云南与上海两地，谱写出一曲凄婉哀伤的离散之歌。

男孩谢晔从云南到上海寻找母亲，遇见女孩安玥。安玥的外婆苏怀殊有一张西南联大的老照片，老照片中有谢晔的小爷爷。谢晔用甲马纸“追魂”，回到小爷爷谢德和苏怀殊相遇的年代。多年后，苏怀殊的女儿安红石去云南当知青，结识了谢德的侄儿谢致，命运阴差阳错，谢致却和苏怀殊的好友傅丹萍结了婚。知青返城时，谢致为了抹去傅丹萍的痛心往事，动用甲马纸，没想到却失手毁去了自己在傅丹萍脑中的所有影像。傅丹萍回到上海，忘了那段痛苦的回忆，同时也忘了他和他们的孩子谢晔。谢晔找到了亲生母亲，但是亲生母亲早已没有了关于他的任何记忆。

谢家每个人都有一张专属于自己的“虚空过往”甲马，这张纸留存着其持有者一生的记忆。通过“虚空过往”，默

音展现出谢家三代人殊途同归的凄伤命运。甲马纸就像一道筛子，筛出人的心头血，梦中泪。那些年深日久的眷恋和不舍，夙愿不得偿的未愈之伤。甲马纸带领读者回到幽暗的过往，去看时光的兴衰演变，看人是如何改变命运并被命运改变，看一个家族各色人等的宿命般的轮回故事。

《甲马》中，老一辈对前尘往事均缄口不言，小一辈只有去固执地追溯，于是，一个家族的血脉汨汨流淌，如溪水一般曲折显现。老一辈的记忆终究没能沉沉坠入水底，小辈们依靠甲马纸化身当事人，将曾经的岁月重新走一遍，还是领会了那初相见时的爱情之美，那生离死别时分的泣血之痛。谢家人身负异能，能用甲马纸医治别人的病痛，却治不好自己的心伤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说：“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工！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！”天地为炉，人生即为煎熬。命运多舛，人生实苦，有多少人没受过造化的捉弄和命运的摆布呢？因为盛瑶，谢德没能与苏怀殊走到最后。因为傅丹萍，谢致没能和安红石走到一起。那么谢晔与安玥呢？好像也没有了最后。不过，人世间所有的过往最终都将随雪消融，能不能在一起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

文字是记忆的载体，文学能对抗遗忘，能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那些受伤的心灵最终能在《甲马》这样温暖的文字里得到应有的抚慰。